

續傳燈錄卷第十九

濟八

大鑑下第十四世

法雲善本禪師

法嗣六十九人

淨慈楚明禪師

清人

雪峰思慧禪師

長蘆道和禪師

寶林果昌禪師

雲峰志珠禪師

慈林常悟禪師

道場有規禪師

延慶可復禪師

道場慧顏禪師

雙峰宗達禪師

五峰子琪禪師

雲門道信禪師

天竺徒諫講師

承天滅湧禪師

吳江法晏禪師

資福寶月禪師

天衣慧通禪師
圓明希古禪師
智海和禪師
南陵有朋禪師
龜洋法海禪師
瑞峰慧清禪師

天聖齊月禪師
狼山文慧禪師
水西達禪師
天章澄濟禪師
報慈有聰禪師
靈巖智常禪師

華嚴利聰禪師
天衣弁禪師
咸慈廣悟禪師
資慶印禪師
大梅智華禪師

廣靈德衍禪師
大別寶相禪師
涵碧道安禪師
明招子卿禪師
寶嚴子鑑禪師
崇勝希榮禪師

淨慈瑞禪師
超化靈曉禪師
西方可宏禪師
佛智慧通禪師
烏龍守節禪師
承天普安禪師
資聖果宣禪師
長慶思政禪師
西院用隣禪師
澧泉慧初禪師
黃山悟先禪師
蘊機和尚

淨慈擇隣禪師
壽寧戒通禪師
壽聖曉初禪師
天寧用忠禪師
報恩懷立禪師
治平子微禪師
南山文則禪師
萬壽海仙禪師
明覺慧果禪師
太平普志禪師
香山淨淵禪師
曇慧和尚

鹽宮謙禪師
焦山從禪師
羅漢交禪師人無錄
金山善寧禪師已上四人
禪悅知相禪師
普濟子淳禪師清入
仙居有隣禪師
金山佛曰禪師
西余道發禪師
太平簡才禪師
洪福道才禪師人無錄
廣靈希祖禪師法嗣三人

金
鹿苑道齊禪師
禾山用安禪師已上四人
超化守墨禪師
仙巖慧初禪師
廣教道本禪師
勝法道鋼禪師
錄

烏龍廣堅禪師

仙巖懷義禪師

清溪智誠禪師

已上三見

圓

澄菴禪師法嗣

二人

扶

彰法嵩禪師

已上二見

資壽灌禪師

六人

寶山公遠禪師

無錄

白馬江禪師

香嚴智月禪師

富彥國丞相

已上四人見錄

文殊法聰禪師

已上二見

資壽明潭禪師

已上二見

佛國白禪師法嗣

十四人

金山惟仲禪師

見錄

智者紹先禪師

見錄

福聖仲易禪師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建隆原禪師

已上七見

普照法流禪師

見錄

天寧脩禪師

見錄

慧濟普慶禪師

見錄

二祖璇果禪師

九人

羅漢遇禪師

見錄

三祖策禪師

見錄

廣教堯禪師

已上七人見錄

長蘆宗贊禪師法嗣

九人

洪濟瓊禪師

見錄

北京照禪師

見錄

玄沙智章禪師

見錄

蒋山善欽禪師

見錄

淨慈惟一禪師

見錄

天寧子深禪師

見錄

本覺道如禪師

見錄

瑞峰延禪師

見錄

法雲善本禪師法嗣

見錄

臨安府淨慈楚明實印禪師

百粵張氏上堂

451

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
非中間且問大眾決定是何形貌拈拄杖曰
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本自今
明何須重持地擊禪床下座上堂出門見山
水入門見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
不萬今日不著便上堂祖師道吾本來茲土
源

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淨慈
當時若見恁麼道用黑漆拄杖子一揷打殺
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何故耐耐
他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爲祖師出氣底麼
出來和你一時埋却上堂若論此事如般鑄
寶貝亂堆金玉昧己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

手拈來所以道間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
人將敲我成佛一鉗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
時呈似普請大眾高著眼擲拄杖下庄
長蘆道和祖照禪師興化潘氏子僧問無遮
聖會還有不到者麼師曰有曰誰是不到者
師曰金剛脚下鐵崑崙問不許夜行接明湏
到意旨如何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曰便恁
麼去時如何師曰鐵門路嶮問一鉗兩當時
如何師曰踏藕得魚歸問教外別傳未審傳
箇甚麼師曰鐵彈子問百城避罷時如何師
曰前頭更有趙州關上堂一二三四五六碧
眼胡僧數不足泥牛入海過新羅木馬追風

到天笠天笠天笠何處尋補忙叢上問觀音普賢
拍手呵呵笑歸去未芳秋水深

福州雪峰思慧妙湛禪師錢唐俞氏子僧問
古殿無燈時如何師曰東壁打西壁曰恁麼
則撞著露柱也師曰未敢相許上堂一法若
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這裏悟了起拄杖海

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與我傳語雪峰和尚
咄上堂布大教網撈人天魚護聖不似老胡
拖泥帶水祇是見兔放鷺遇鹿單發剪刀高聲
召大眾曰中上堂昔日藥山早晚不參動經
旬月一日大眾總集藥山便歸方丈諸禪德
彼時佛法早自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

日鳴鼓陞堂忉忉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舌
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
少室家風危如累卵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
堅宗乘底衲子出来喝齋大眾非唯耳邊靜
辨當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捧上不成
龍山僧倒行此令以拄杖一時趁齋上堂眼
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黃泉且道
鼻孔在甚麼處良父曰劄上堂妙高山頂雲
海茫茫少室巖前雪霜凜凜齊腰獨立徒自
苦疲七日不逢一場憶懼別峰相見落在半
途隻履西歸遠之遠矣卓拄杖下座上堂大
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

今朝三月十五不勞久立建炎改元上堂天
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一今上皇
帝踐登寶位萬國歸仁草木禽魚咸被其德
此猶是聖主應世邊事王宮降誕已前一句
天下人摸索不著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
併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
花懸愧太原孚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夫昆
琶喝一喝上堂南訥諸友踏破草鞋絕學無
爲坐消日月凡情易晚聖解難忘但有微毫
皆成添滿可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見形如
駢覲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
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

事婺州賓林果昌禪師安州時氏子師與提
刑楊次公入山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石
問既是飯石爲甚麼敲不破師曰紙爲太硬
楊曰猶涉繁詞師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楊曰
硬師曰也是第二月楊爲寫七佛殿額乃問
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回相見一回新
上堂一卽一二卽二般著直是無香氣馨拈
拄杖卓一下日識得山僧榔栗條莫向南山
尋龍鼻

潭州雲峰志寧祖燈禪師南粵陳氏子上堂
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
爐去一條白練去大衆古人見處如日輝空

不著二邊豈墮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
色邊會山僧卽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茫茫
去七類八倒去十字街頭開浩浩地聲色
裏坐卧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荆棘裏游戲
去刀山劍樹劈腹劍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綑
去如斯舉喟大似三歲孩兒覩繡卷上堂一
切聲是佛聲塗毒鼓透入耳朶裏一切色是
佛色鐵蒺藜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
座上堂盡乾坤大地是箇熟鐵圓汝等諸人
向甚麼處下口良久曰吾不進吐不出上堂
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曉月度炎涼不知誰
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上堂聲色頭上

睡眠虎狼群裏安禪荆棘林內隱身雪刃叢
中游戲竹影掃揩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衲僧失却鼻孔是
風動是幡動分明是箇漆桶兩段不同眼睛
耳聾澗水如藍碧山花似火紅上堂僧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菜著額頭鹽著鼻曰意旨
如何參師曰駢驅馬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
曰朝到西天暮歸唐土曰謝師答話師曰大
乘研郎當僧退師乃曰僧問西來意染普頤
頭磕著鼻忘旨又如何駢驅并馬載朝到西
天暮歸唐大乘恰似研郎當何故沒量大人
被語脉裏博却遂拊掌大笑下座僧問丹霞

燒木佛院主爲甚麼肩輿墮落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恁麼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問德山入門便棒意旨如何師曰東杖理民曰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麼生師曰不言而化曰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一刀兩段問無縫鐵門請師一啓師曰進前三步日向上無關請師一閉師曰退後一寸日不開不閉又作麼生師曰吽吽便打東京慧林常悟禪師僧問若不傳法度衆生舉世無由報恩者未審傳翁甚麼法師曰開宗明義章第一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省

得草鞋錢自來後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安吉州道場有規禪師婺州姜氏子上堂拈拄杖曰還見麼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授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以前又作麼生理論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上堂種田博飯地藏家風客來喫茶趙州禮度且道護聖門下別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尋常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冷照人化士出問促裝已辨乞師一言師曰好看前路事莫比在宋時曰恁麼則三家村裏十字街頭箇人去也師曰照顧打失布袋

趙州延慶可復禪師上堂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忽然胡漢俱來時如何祇準良久曰落霞與孤鶩爲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參上堂蓦拈拄杖橫按膝上曰苦痛深苦痛深碧潭千萬丈那箇是知音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顏禪師上堂世尊按指海印

發光拈拄杖曰莫妄想便下座

溫州雙峰普寂宗達佛海禪師僧問如何是永嘉境師曰華蓋峰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宿覺上堂衆集定喝一喝究竟有頭債有主珠重

越州五峰子琪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垂

示師曰花開千朵秀曰學人不會師曰雨後萬山青曰謝指示師曰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曰未在僧又喝師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也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適來道甚麼僧無語師便喝

西京韶山雲門道信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千年古墓蛇今日頭生角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小度則喪身失命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無人識者曰如何得脫灑去師曰你問我答

臨安府上天竺從諫慈辯講師處之松陽人也具大知見聲播講席於止觀深有所契每

與禪衲遊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
之師發緘覩黑白二圓相乃悟答偈曰黑相
白相捨協過狀了不了兮無風起浪若問究
竟事如何洞庭在太湖南上

越州承天滋須禪師姓黃氏單州人受業東
京常興寺深窮經論律行精持參大通禪師

言下契悟遂住承天示衆曰若論此事體之
則神敬之則靈觀之則眼似眉毛聽之則泥
牛哮吼言之則縮却舌頭覶之則塞却鼻孔
觸之則一棒一條痕思之則針劄不入當此
之際謂之智不到處心路絕處亦謂之無事
人安樂處直饒千聖出與諸祖當頭亦道不著

昔日淨名居士對諸菩薩前曾露這箇消息
次有達磨大師於少室峰前九年為衆說法
唯有二祖親聞自後法流沙界承天今日向
知有底人前亦有箇說處良久曰見麼百味
交羅明祖意一言之下報深恩又上堂拈起
拄杖曰見麼明如鏡平如秤四七二三親行

此今有眼底辨取擊禪床一下

蘓州吳江聖壽法晏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
不問今日開堂事若何師曰雲生碧嶂云學
人不會師曰月落寒潭乃曰山頭浪起水底
塵飛結果空花生兒石女如今耶不恁麼三
年一閏九月重陽冬天日短春天漸長寒即

向火熱即取涼良久曰見道佛法在什麼處
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喝一喝
鄭州資福寶月法明禪師浴佛陞坐僧問法
身清淨妙應無方為什麼香湯浴佛師曰今
朝四月八云既然無垢浴箇什麼師曰不回
入水爭見長人云忽若撞著雲門老子又作

濟八九

磨生師曰快便難逢便打上堂曰資福別無
所補五日一參擊鼓何曾說妙談玄祇是鹿
言直語甘草自來甜黃連依舊苦忽若鼻孔
遼天逢人切忌錯舉又上堂曰風柯月渚並
可傳心煙島雲林咸提妙旨現成公桉不在
思量更說碧眼西來單傳直指大似平地生

波而今還有相委悉底麼良久曰石頭大小
連雲翠檜短松長帶露青下坐又曰若論此
事譬如伐樹得根矣病得死若也得根豈在
千枝徧斬若也得死不假六分全燒以柱杖
卓一下曰這箇是根那箇是死喝一喝曰是
何言歟

越州天衣寺慧通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窩時
如何師曰藏牙伏爪云出窩後如何師曰群
狐屏迹云恁麼則青莎窟裏威風振泰望山
前露爪牙師曰你試哮吼看僧云放過一著
師曰吐不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主
松倒影幽徑云學人不會師曰綠竹寒聲

夾亂流云學人從此更無疑也師曰且緩緩乃曰今日臺錦既露不免帶水拖泥顧視大衆曰有麼然祖師心印直下圓底恁麼會得少分相應若以言詮取證徒自疲勞馳騁詞鋒欲繼真乘無有是處祇如達磨未來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麼良久曰鐵牛昨夜

三更走石女溪邊喝便回又示衆曰鳴鐘一扣響振妙峰玉燭騰輝大千普照觀音菩薩到這裏無處藏身更問如何_問缺圓山畔更過三千

不繫腰云三十年後專爲流通師曰西來意作麼生僧拊掌一下師早是亂統僧禮拜師便打門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魚行水濁云恁麼則淨慈一箭直射翠峰也師曰卦是天門筭來五地云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師曰一任摸索乃曰祖師心印迴脫根塵妙體非形徒然測度若乃心存知解識滯見_清聳祖師微敲如何得到今日直須一念情盡內外見亡大智圓明方能洞曉便乃隨機應用好醍齊觀觸處皆渠更無別理山河舉唱孰是知音水鳥談真何人善聽然雖如是知者方知更若心眼未開切忌承虛接響以

拉杖卓一下

郴州宜章圓明希古禪師上堂曰天地無四壁日月無四時暑往寒來風恬浪靜古今天地古今山河情興無情皆承恩力不用南詢諸祖北見文殊古佛廟前此時參畢見箇什麼良久曰也是迷逢達磨

通州狼山文慧禪師僧問和尚未見淨慈時如何師曰鐵牛生角云見後如何師曰石馬懷胎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雲生嶽頂云學人不會師曰楊子水朝東

金山善寧禪師法嗣

秀州禪悅知相禪師上堂曰或生滅或生

山任緣無事可相關有時默坐令人唉道是閑時又不閑且問諸人為什麼却成不閑大衆還會麼良久曰昨朝秋令尽今日孟冬初

秀州鹿苑道齊禪師上堂曰若論此事直下無私輝騰今古不離當處應現無虧更逞詞鋒徒勞側耳門庭敲磕萬別千差到這裏維

濟士

摩老漢祇可傍觀達磨九年看郎有分良久

曰參

婺州普濟子淳圓濟禪師僧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珠師曰不撥自轉曰如何是藏師曰一撥便轉曰轉後如何

師曰把不住上堂兩過山青雲開月白帶雪

寒松搖風庭柏山僧恁麼說話還有祖師意
也無其或未然良久曰看看
吉州禾山用安禪師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
何師曰魚挨鑿倚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水仙
頭上戴好手絕躋擊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
曰應是乾坤惜不教容易看

廣靈希祖禪師法嗣

睦州烏龍山廣堅禪師上堂良久曰明珠在
掌別者還稀寶鏡當臺何人委懸鋒前一路
截斷衆流言下千差隨波逐浪所以道棒頭
取證喝下承當擬議之間新羅國裏如斯舉
唱曲為初機若是明眼高流不在鎮龜打瓦

珍

虔州縉雲仙巖懷義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自屈作麼云如何是道師曰你道了云向
上更有事也無師曰無僧云恁麼則小出大
遇也師曰祇恐不恁麼云也是師曰却恁麼
去也

睦州清溪西禪智誠禪師示衆曰庭凋一葉
之梧普天秋色雲過數行之鴈匝地寒聲忽
驚西風頓清野水頭頭顯露物物全彰有眼
底總見有耳底撻聞且道佛法在什麼處良
久曰多少分明

壽州資壽圓澄出祇禪師法嗣

鼎州武陵彰法嵩禪師有僧脫鞋戴頭上出
來師曰趙州猶在僧拈下鞋呈起師曰果然
僧提鞋歸衆師曰猶較些子遂拈起拄杖齊八
行坐常持兔角杖應用全施龍虎狀乳峰獨
許老韶擅後代商量幾般樣有方圓有拯濟
打著鐵牛隨棒起須教不怯萬年藤盡斷兩
十三

頭休提議亦不大亦不小拈地擇天常皎皎
拈來卓向衆人前萬象乾坤都一照卓一下
投子山證悟脩顯禪師法嗣

壽州資壽灌禪師僧問朝宰臨筵請師舉唱
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云祇如威音王已
前又作麼生師曰無角鐵牛眠少室生兜石

女老黃梅云三十年後此語盛行師曰切忌
錯舉上堂良久曰便恁麼說去已是葛藤更
若嘴嘴有何所益以拂子擊禪床下坐

西京白馬江禪師僧問知師父蘿叢中寶今

日開堂略借看師曰不借借云為什麼不借

師曰賣金湏是買金人乃曰若言說佛說祖
未斬生死根源直饒不立纏塵也是心常附
物敢問諸人作麼生恰好去拈起拄杖曰看

看拄杖吞却虛空虛空何曾知覺

鄧州香嚴智月禪師上堂顧視大眾曰好諸
禪德霧卷長空雲收大野女郎坐下何殊鷄
足峰前四湖岸頭不異曹溪路上漁歌短艇

鶯轉喬林野草含烟汀花泣露大衆還相委
悉磨良久曰頭頭岳示處子細好生觀又上
堂曰吾家寶藏不掩惜觀面相呈人罕識輝
今耀古體圓時照地照天光赫赫荆山美玉
奚為貴合浦明珠比不得借問誰人敢酬價
波斯鼻孔長三尺喝一喝

吉

圓照本曰一見顥公悟入深黃綠傳得老師
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
署顥師號顥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期之悞我
亦將錯而就錯公作偈贊曰萬木子花欲向
榮臥龍猶未出滄溟彤雲彩霧呈嘉瑞依舊
南山一色青

法雲佛國惟白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佛鑑惟仲禪師汀州人早圓戒品
游廬山淮湖福扣宗師至龜山時白禪師住
焉師入室聞舉庭前柏樹曰緣言下契悟出
世磁州惠果未幾白奉詔住東京法雲興師
俱行遂充首坐元符三年春哲宗皇帝上

丞相富弼居士字彥國由清獻公營勵之後
不含晝夜力進此道聞顥禪師主授子法席
冠淮甸往質所疑會顥為衆登座見其碩貌
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曰孰弟子禮趙函丈
命侍者請為入室顥見即曰相公已入未富
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尋以偈寄

仙五七入四相國曾公布聞師道風奏以師名潮漕程公之元潤州守大監傳公變請住金山師於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一日入寺皇后遣中使降香為

皇帝祝延聖壽上首白祖竟師顧左右曰還會應師子奮迅象王回旋於斯明得不妨省力其或不然有疑請問僧問選佛場開當此日師將何法答皇恩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僧云若然者紙如大監臨筵如何補報師曰清涼法眼直指唯心建立門風各張鋪席包含萬象該括大千冥冥不混於色聲蕩蕩豈妨於語嘿把^者則十方坐斷兩踞龍蟠放行則千聖出興風行草偃助堯仁政化祝睿算延鴻降伏衆魔普利群有然雖恁麼猶涉程模臺師曰說道理云紙如延洪舟衝雪浪一句又作廢生師曰三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

乃曰法本無說隨事應機心本絕形遇緣即現古今如是凡聖同途蓋衆生迷妄不知遂成流轉故能仁頓忘情見了達根源不從外求亦非內得所以佛佛授手祖祖相傳道貴一乘宗今五派臨濟則賓主牙換韶陽乃頑鑑全超滿仰則父子相授曾洞乃君臣慶會^古乃君臣慶會

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皇后敕旨遣
中使降香為皇子韓國公頭畔之辰請陞坐
僧問天香遠降慶皇子之今辰中使臨達願
聞法要師曰好風來不盡紅日照無涯僧云
一句迥超今古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於
斯如曉了不在別追求僧云箇中詩特事鑑
焚御清香師曰木人次玉笛聲入紫微宮乃
曰妙高臺畔龍象駢閑化城閣前聖賢會合
正是我皇植福之地乃為禪流選拂之場洞
啟法門廣開要路悟之者頭頭道物物明心
心高蹈大方圓融至理迷之者重重昧性句
句乖宗空自精勤終無了達苟能於斯一致

畫斷兩邊不離當人便同正覺真可謂金輪
統御玉燭遜明萬國賓從八方寧靜龍蛇出
穴丹鳳來梧野老謳歌行人讓路堯風與祖
風並扇舜日共佛日齊明奔波游子徑帰家
是處高人遊佛國然雖如是且道龍生龍子
底句又作麼生良久曰非但天神來客祐更

濟八

主

資遐算助吾皇師初開法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高聲問着僧云如何是道師曰脚下薦取
僧云如何是禪師曰舌挂梵天僧云學人今
日小出大遇去也師曰你遇得箇什麼僧云
不可重說偈言師曰勘破了也乃曰如是之
法亘古亘今一切現前不勞心力上至諸佛

下及傍生妙湛真如何常有異祇為群情弃
本逐末展轉輪回未能捨妄歸真安得頓超
彼岸所以菩提達磨遠屆此方直指人心見
性成佛少林九年冷坐不措一言唯有坐主
神光俄然警地便乃求安心之旨了不可尋
即於言下承當從此紹隆祖位末後門庭大

啓枝派遙分石人舞出玄闕玉女吹成妙曲
如斯舉唱已徇機緣後學初心直須薦取久
參高德曲為證明且道截斷兩頭底句又作
雲影暮天鋪爛漫鶯啼嶺上蝶舞花前法法
見成不勞心力又示衆曰汝等大眾尽是雲
舞直饒碧眼胡僧也湏點頭相許還相委悉
麼歸堂喫茶去又上堂顧視大眾曰春光漸
半春色方融桃花陌上噴鬢香楊柳岸邊垂
裊娜大醫嶺下水聲終夜響潺湲惠果門前
見成不勞心力又示衆曰汝等大眾尽是雲

是向上一著良久曰月明深夜後焰叶亂峯前翠障底下座

興元府中梁山軋明未因禪師本府人初住法濟僧問改律為禪非無所以學人上來乞師便道師曰分明一句作者猶迷僧云漢水祇應流到海月輪直上寂高峰師曰且得領話問世尊出世地涌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

十六

瑞師曰昨日雨今日晴僧云向上更有事也

無師曰有僧云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東西南北上下四維乃曰信哉此事孰不承恩大似日輪處虛空界但能返照即自圓明不假多聞本來具足堂堂應用歷歷現前廓落情塵遍周界虛空上下不在思量大地山河有何

間隔乃拈起拂子曰前佛已滅後佛未生正當而今諸人何不省悟去便乃不除煩惱即證菩提不離死生便成正覺假饒碧眼胡僧也添減絲毫不得雖然如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添減不得底事良久曰斬新接閑佛家天律即禪居豈偶然底事不曾添減得任從

天下與人傳

婺州智者紹先禪師潭州人也上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不動絲毫十方游戲子湖老子雖憐爭似南山鼈鼻遂高聲曰大眾看脚下上堂團不聚掇不散日晒不乾水浸不爛等閑挂在太虛中一任傍人冷眼看

楚州勝因崇禮禪師僧問菩薩人見性如

甚

見日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未審和尚見性

如何師曰一筆鉤下云未審意者如何師曰

萬里無雲千峰壁立僧云謝師指示師曰錯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舒北闕

月印南溟師云恁麼則佛國嫡子也師曰抱

茅五兆乃曰祖師正令今古全提兩益乾坤

把定世界直得天輪左轉地軸右旋夜月流

光朝暉曜彩四方炳煥八顧恢張不隱微毫

無遺纖芥山青水碧鵠白鳥玄霧起郊源龍

吟城際風生檻外虎嘯亭前木童撞出幽關

石女劈開金鎖衝斷三玄戈甲撥散五位鎗

旗石擎弓秘魔義直須放下德山棒臨濟喝
不用施呈何須擊鼓般泥不用覩毬搜石箇
中道理俱盡巴鼻全無點檢將來直是未在
既若如然你且道超宗越格底事作麼生良
久曰大地載不起乾坤藏亦難

沂州馬鞍山福聖院仲易禪師上堂一二三

四五陞堂擊法鼓簇簇齊上來一一面相指

秋色滿虛庭秋風動寰宇更問祖師禪雪峯

到投子咄

東京慧林慈海月印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師曰黃金地上玉樓臺曰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二月洛陽人戴花上堂

黃金地上具眼者未肯安居荆棘林中本分
底留伊不得祇如去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子
行履處良久日舉頭烟靄裏依約見家山上
堂頭祝大眾拍禪床一下聊表不空便下座
楊州建隆原禪師姑蘇夏氏子上堂拈拄杖
曰買帽相頭依模畫樣從他野老自翹眉誌
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下座

續傳燈錄卷第十九

十六

濟入